



戲 鼓 花

兩個貨郎担

北京寶文堂書店

4.6
749

內 容 說 明

『兩個貨郎担』是描寫農村供銷合作社的兩個售貨員，對待工作兩種不同的態度：一個是踏踏實實勤勤懇懇地爲人民服務；另一個則是輕視自己的職業，不安心工作，因此給工作造成錯誤和損失。前者受到羣衆的歡迎和讚揚，後者受到羣衆的冷淡和批評。這兩種不同的後果，將給人們以積極的教育意義。



花 鼓 戲

兩 個 貨 郎 担

戴 清 瀛 著

*

北京寶文堂書店出版

北京前門區三里河大街1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64號

營業部東打磨廠158號 電話(7)2887

電報掛號2887

印刷部三里河大街37號

*

總書號0197(戲字0141)787×1092 $\frac{1}{16}$ 印張 $\frac{1}{2}$ 12,000字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500冊 定價七分

兩個貨郎担

(湖南花鼓戲)

人物：

李建国 男，二十多歲，貨郎担。
張少三 男，二十多歲，貨郎担。
趙大爺 男，五十多歲，農民。
趙大娘 女，五十多歲，趙妻。
玉娥 女，十四歲，趙女。
貴娥 女，十九歲，趙女。

第一場

趙大娘：(趙大娘上)
念門前喜鵲叫唧唧，
老娘心裏好欢喜！
女兒貴娥快結婚，
日夜忙着办东西。

我有三個女兒，大的淑娥早已嫁

了，第二個貴娥過幾天也要與根生結婚了。今天我老館子清早就動身到長鋪供应社办东西，他走的時候對我說：「婆婆子，不要操心啦，東西我會知道办的；這次嫁女可不比从前，一定要办得熱熱鬧鬧。」我听了他這個話，也就放心了，只是彈花匠明天就來，牽絮被用的紗還沒有紡夠，

現在應該快紡啦！
(唱)手拿棉條紡細紗，

紡起細紗心開花，
寸寸細紗情意深，
指望兒女早成家。
解放後翻身日子好，
收親嫁女有錢花。
老倌子上街辦貨物，
望他早早回到家。

趙大爺：

(數板)
(趙大爺上)

清早起，走上街，
供銷社裏把貨買。
左边站滿了人，
右边也擠不開。
等了好半天，
售貨員才出來。
我說要買士林布，
他把腦袋擺；
我說要買平等靴，

他說只有圓口鞋；

苏联花布我也買，

他說爲何不早來！

他隨便擺出幾尺布，

我嫌牌子壞，

請他再拿幾疋看，

他說我不打算買。

對我瞟一眼，

咕咕囔囔就走開。

我說我有錢，

他說別人的票子也不壞！

氣得我眼睛鼓，

他是腦袋都不抬，

惹得我惱了火，

兩個人就吵起來。

我有錢買貨還受氣，

真是想不開，想不開！

今天我到供銷社辦嫁奩，不湊巧，碰上一個姓張的社幹，他那副神氣，閻王老子見了，也要嚇

得打退堂鼓。我趙大爺是個硬性子，可不願意受他的氣，不買就不買！沒有你這個供銷社，我趙大爺也一樣的要嫁女！

（急急忙忙回家轉，

想起買貨氣煞人！

解放後幹部多和氣，

獨有這「老爺」像閻王；

革命工作要做好，

這号人應該学好樣。

走呀！（圓場）到家了。

趙大娘：老倌子，回來了，办的東西呢？

趙大爺：問東西嘛，沒有，悶氣倒還有一

肚子！

趙大娘：你去了一天，一件東西都沒有買

回來，哪裏碰鬼去來？（不滿

地）

趙大爺：哼，碰鬼，倒真是碰了個大鬼！

（牢騷地）

趙大娘：老倌子，過兩三天就要嫁女了，

家裏現在是百無一備，你还不着急？

趙大爺：婆婆子，你就听呀！

（合作社裏張社幹，

一副鬼臉實难看，

如果和他買東西，

好比是上鬼門關。

今天我看了幾疋布，

他發脾氣不耐煩。

翻起一對死白眼，

給人冷淡真難堪。

兩人吵了一大架，

只好空手走回來。

趙大娘：虧你說得出口，幾十歲了，還和

別人吵架！我猜到你總是要買不

買，選精揀肥，惹人家討厭，真

是越老越糊塗！

趙大爺：婆婆子，你講話放清楚些！我老

糊塗了，你就不糊塗？帶起這樣

大的一個閨女，早不計劃準備，

要是別個做娘的，家織棉布會要不了，也就用不着跑街上店，買

東買西！

趙大娘：哎，老鬼，我兩隻手閒空了一天沒有？不知道好歹，倒說我沒紡得紗，織得布，你解放前是穿的什麼布？你這個臭脾氣，誰領受你的，難怪合作社的不挖苦你，活該！

趙大爺：好，我活該！明天你去辦，看你萬能。

趙大娘：少了你这窩臭狗屎就不肥田？明天我不去，女又不是我一個人養的，不嫁了。

趙大爺：不嫁还不算了，帶老女也由你！

趙大娘：我帶老女不与你相干，老鬼！（怒下）

趙大爺：真是大風裏吹牛角，兩頭受氣，唉！（下）

第二場

張少三：（張少三挑貨担上）
（急）挑起貨郎担，心裏不耐煩！

（唱）我張少三把貨担，
挑起貨担心不安；
社裏買賣忙不了，
還要下鄉找麻煩；
領導上花樣名堂足，
說什麼要照顧羣衆搞生產！
我幹這個營業員，
硬是一個下三爛。
担起担子往前走，
來到這裏高声喊。（喊）

買貨嘅？

趙大爺：（內聲）賣什麼的？

張少三：油、鹽、布疋、雜貨零細。（卸担，坐下，抹汗，搨風）

趙大爺：（上）來啦。（見張少三，有所

思）啊，（旁白）原來是這個姓張——的——呀！真是「冤家路窄」。（對內）婆婆子，賣貨的來了，快出來呀！（急下）

（趙大娘上）

趙大娘：愈聽說賣貨到，

我喜歡得不得了。

同志，你有什麼貨賣？

張少三：有油有鹽，有布有疋。

趙大娘：好得很，好得很，請你拿些出來看看。

張少三：（懶得動彈）

貨物明擺着，你要哪樣，自己來看。

趙大娘：（走近看）

喲，有這多布，真好！有陰丹士林不？

張少三：脫銷了！

趙大娘：「脫紗」？

「脫紗」是什麼布？

張少三：婆婆子，脫銷不是什麼布，是沒有貨了！

趙大娘：哦，

沒有貨了，真不湊巧，請問

幾時才有到？

張少三：大概過幾天。

趙大娘：還要過幾天？

張少三：這——我又不是經理，怎曉得！

你就等到吧！

趙大娘：唉，過幾天我家裏就要嫁女了，

怎麼等得！同志，你還不曉得，

我第二個女貴娥要出嫁了，嫁得

王根生。王根生，同志，你相認

不？

張少三：我怎麼認得！

趙大娘：同志，我的大女解放前就嫁了，

那時候家裏窮，办不起東西，現

在日子好了，嫁女就不能再像那

個樣子了……

張少三：好了，好了，你買什麼東西，快

講，我還有任務！唉，脚都跑酸

了，口都講乾了！

趙大娘：喲，当真，我真老糊塗了，只顧

幫女兒扯布，連茶都忘記倒。

張少三：莫客氣，莫客氣，只要你……
趙大娘：（對內）玉娥，客來了，快倒杯茶來！

玉娥：（在內）哦，來了。

趙大娘：你們當幹部的爲人民服務，也真辛苦，買貨還生怕我們跑路，还把貨送上門來，天下哪有這樣好事！

玉娥：（上，端茶）同志，請吃茶！

張少三：（接茶）哦，哦，難爲你，小姑娘。（喝茶）婆婆子，你要麼子請快講吧。

趙大娘：我要買的東西多。我要幫貴娥扯幾身時新衣料，扯床被印心，還要買個熱水瓶，一對綉花枕头，兩双水色襪子，還要買……

張少三：（不耐煩听下去）哎呀，真是筆大生意，碰到你这号顧主，我一天有这筆生意就做不完了！請你快看貨吧！

趙大娘：（還未注意到他的語氣）聽說你們合作社要什麼有什麼，是不？

張少三：当然。

趙大娘：請拿個好熱水瓶給我看看。

張少三：沒帶。

趙大娘：不要有帶子的。

張少三：我是講沒有帶來哩！

趙大娘：哎喲，怎麼不帶囉，我正要買得急！

張少三：怕打爛，打爛了扣我的薪水，那我扣不起！

趙大娘：水色襪子帶來了沒有？

張少三：襪子倒有，不过怕沒有水色的。

玉娥：娘，還有双水色的！（對張少三）你怎麼講沒有？

張少三：這多貨，我怎麼記得清！有就有嘛。

趙大娘：我再選幾双看！

張少三：社裏的東西沒有壞的，莫選，莫選。

趙大娘：迭都迭不得了？

張少三：未必解放了經過這變多教育，你還不曉得不要自私自利。只顧自己選好的，壞的留把哪個？

趙大娘：（被大帽子壓得不敢多選）唔，唔。哎呀，這双水色襪子太細了，怕只能合玉娥穿。

張少三：哎，真是嚕嚕嚕嚕，不得清白！大又大了，細又細了，你还是到社裏去買吧，我這副貨郎担不齊全，難得合你的意！

趙大娘：（忍住氣）好，就不買襪子。好在我還沒跛腳拐腿，到街上還走得起！

張少三：那你就去吧，我少陪了！（挑担）
趙大娘：（又怕得罪幹部）哎呀，同志，俗語說，「生意不成仁義在」，又道是「和氣生財」呀，你何必……

張少三：算了，算了，我們供銷合作社是

半社會主義性質，不扯什麼封建關係！

玉娥：（在一旁實在再忍不住了）社會主義是像你這樣態度的？

張少三：嘿，半路上殺出個黑李逵來，你這是什麼態度？

玉娥：拿鏡子照照你自己看，一副賣牛肉的相！你这是爲社員服務？

張少三：像你們這號社員，這個務不服也做得！（挑担走）沒受過教育的！

趙大娘：哎呀，你怎麼罵我的女沒受過教育？只怕你自己還要受下教育才好！玉娥，進去，我們不買了！（與玉娥下）

張少三：不買就不買，你怕我是私人企業，沒得生意就會餓死？嘿！（挑担走）唉，講來講去就怪領導上不該分配我搞這個行當，肩膀挑腫了還不算，還要受這些女人

家的氣！別人都在搞社會主義建設。搞得轟轟烈烈，只有我一個人在鄉下溜來溜去，孤孤單單，真是……唉！（下）

第三場

李建國：（李建國挑貨担上）
（唱）一輪紅日掛空中，
兩腳忙忙走不停。

肩挑一副貨郎担，
喜在眉头笑在心！
只要能力做得到，
便民利民最光榮，
如今正是農忙節，
送貨下鄉理應當。
听說前村趙大爺，
嫁女急需办嫁妝，
急急忙忙往前走，
來到此地問分明。（卸担整

張少三：（挑担上）
（唱）這裏走來那裏轉，
今日還是沒開張，
怕是今天起早了，
出門碰到惡婆娘。

李建國：喂，老李，你也挑到這裏來了？
張少三：（卸担）老張，你好啦，生意怎樣？
（卸担）今天又碰了個大鬼，這一家姓趙的要办貨嫁女，一個婆

婆子嚕嚕嚕嚕，要這要那，嫌好嫌歹，氣得我腸子打結頭！

李建國：他家要買些什麼呀？

張少三：要買什麼陰丹士林，綉花枕头，被印心，熱水瓶……

李建國：人家嫁女，就是要買這些嘛。

張少三：不錯，要買這些，我們挑貨郎担的能夠帮他包起來？我看人啦，總是得寸進尺。以前買東西要上府下省，現在方便了，他們是連

十多里的路都不願走。將油、鹽、布疋送上門，還不滿足；要這要那，要這個牌子，那個牌子，有幾個臭錢，唉！我們這個工作，真是費力不討好！

李建國：老張，話不能這麼說，我們幹革命工作……

張少三：知道了，我明白！（不滿地）

李建國：明白就很好。恐怕羣衆對我們有意見啦！

張少三：哼，老百姓的意見，不能信他這樣多！

李建國：不信還不在你。老張，你的態度確實應該注意呀！

張少三：好好，注意注意，我們趁早赶路。（下）

李建國：我們就走，再見。（挑担）

（迴）老張他的脾氣大，只因思想不對頭，件件工作都好幹，

三心二意就幹不好。你給人家臉难看，人家也會使你受不了。怪這怪那都不對，虛心學習最重要。（卸担，喊）

趙大爺在家沒有？

玉娥：（內聲）是哪個喊什麼？

李建國：我是賣貨的！

玉娥：（拉趙大娘上）媽，又來了賣貨的。

趙大娘：玉娥，你問問看，是哪來的賣貨的。

玉娥：（向外）你是哪裏來的賣貨的？

李建國：我是供銷合作社的。

玉娥：媽，是合作社的。

趙大娘：是合作社的，不買不買！

玉娥：（向外）是合作社的，不買不買！

買！

趙大娘：蠢東西，說不買就是呀，要說合

作社幹什麼！

玉娥：媽，我是照你說的呀。

李建國：小姑娘，你家不是要嫁女嗎？

玉娥：媽，他問我家不是要嫁女嗎？

趙大娘：女不嫁了，你去告訴他囉。

玉娥：（向外）媽說女不嫁了！

李建國：喲，這家硬是給老張弄壞了

事！女都不嫁了，這影響太大啦！我說，老張，老張呀，你這個工作作風要好好地認識一下才對啊！（停）慢點，就是這家不買貨，這個問題我不能放棄不管。（向內）小姑娘，出來啊！

玉娥：做什麼？

李建國：小姑娘，我猜到你媽媽心裏不舒

服。

玉娥：不單只她不舒服，連我都不舒

服。

李建國：哦，我知道是爲什麼事。

玉娥：什麼事？

李建國：是買東西買氣了的。

玉娥：正是的，同志，你怎麼知道？

李建國：從你媽媽的口氣中听得出來嘛。

小姑娘，你媽受了氣，你應設法

使她寬心才对呀！

玉娥：同志，我可就沒有法子使她寬

心。

李建國：小姑娘，你媽原是要買些什麼東

西？

玉娥：她是替我姐姐買幾身時新衣料

子。

李建國：你進去告訴她，買布這裏有，要

她出來。

玉娥：她不會出來，氣正在頭上呀。

李建國：她不出來，你就拿幾件進去。就

是這些不合意，要什麼，只管

說，我負責办到。

玉娥：你這個同志怎麼這樣好，那個姓

張的怎麼不像你？

李建國：小姑娘，你赶快拿進去啦。（給

布)

玉娥：媽，你看這個同志有這些布賣。

趙大娘：哎，你將他的布拿進來了，該死，別人不会怕你拿走吧？再看你这双髒手，弄壞了怎得了，趕快送去，赶快送去！

玉娥：（慌）同志，同志，布还你，布还你。

李建國：怎麼，不合意嗎？

玉娥：不是的，你看我这双手，弄壞不得了呀！

李建國：原來怕弄髒了布，好，我包着，你拿去。（給布）

玉娥：媽，這總不会弄髒了，你剛才真是嚇了我一跳，這個同志可就耐得煩。

趙大娘：（看布，滿意地）玉娥，這個同志怎麼不像那個傢伙？玉娥，這個同志恐怕是個好幹部，你帶我去看看。

玉娥：媽，你跟我來！

趙大娘：（唱）將身且把門來出，只見同志笑盈盈。同志賣貨人和氣，顧主自然也歡心！請問名字叫什麼？來到鄉下是何因？

李建國：（唱）大娘且請听分明，李建國就是我的名。

趙大娘：（插白）太好了，太好了！

李建國：（唱）缺一少二只管說，揀好選精任你行。

趙大娘：（唱）多提意見請批評。

趙大娘：（唱）剛才一個姓張的，脾氣太壞氣煞人！如果像你一個樣，人人見了都称心。

李建國：大娘，張同志的作風不好，很對不起你，我回去一定好好的幫助他。現在你要買東西，只管說，我這裏沒有，社裏有；社裏沒有，縣裏有。我負責給你辦到。趙大娘：好了，我的女嫁得成了。同志，請進！

玉娥：媽，爸爸不是在後面切豬食菜？這個同志這樣好，爸爸也會喜歡。請他挑到後面去和爸爸談話，好不好嗎？

趙大娘：對，同志，就請你多走一步。
李建國：好，我們就進去。（同下）

第四場

（貴娥上）
貴娥：（快板）我趙貴娥，

心裏好快活，
今天開大會，

收穫真是多。
開完會，忙回家，
回家告訴我爸媽。（圓場，

喊）
爸爸，媽媽。

（趙大娘上）

趙大娘：貴娥回來了，回得好，剛才一位同志送來許多貨。有學生藍，工人藍，這號工人藍硬不比陰丹士林差。還有嗶嘰，廠呢……

貴娥：媽，您買這多布幹什麼？

趙大娘：蠢妹子，你不是過幾天就要出嫁了，還不買，要到什麼時候去？貴娥，快到裏面去，爸爸正等着你回來看東西。

貴娥：媽媽，你們太疼我了！

（趙大爺上）

趙大爺：貴娥回來了，貴娥。

貴娥：爸爸，我回來了。

趙大爺：貴娥，今天這個姓李的同志，真

好呀！他硬幫我當了一半的家，作了一半的主。

趙大娘：是呀，我們作田人知道辦什麼東西。

趙大爺：這個同志，今早在大坳鄉就打聽我家要買東西，他硬翻過兩座山趕來了。貨好價錢又公道；人也和氣耐得煩。貴娥，這才算得上是和我們合作的合作幹部呀。

趙大娘：他还告訴我供銷社有現成的棉絮賣，明天他就會送來。現在是彈花匠也不要請了，我棉花也不要紡了；我省了事，你爸爸也省了工，這個同志照顧我們真周到呀！

趙大爺：他見你爸爸手上腳上的皮裂了許多口子，就介紹我買了一盒蛤蚧油，一擦上，真舒服多了！貴娥，你看啊！哈哈。

貴娥：你們講了半天好同志，他叫什麼

啦？

趙大娘：真是，他姓李，叫什麼，老信子，你說。

趙大爺：叫李建國嘛。

貴娥：李建國我認得，他是個模範幹部，去年和根生一道入的團。還是根生的親戚。

趙大爺：難怪囉，模範幹部嘛！

趙大娘：這樣的好幹部多幾個就好了！

（玉娥上）

玉娥：媽，飯熟了。啊，姐姐也回來了。

趙大娘：好，都進去吃飯啦。（同下）

第五場

（張少三挑担上）

張少三：走了一天路，氣都出不贏！

（暈太陽快要下山了，挑起担子往前跑。）

來的時候一担貨，
回去也是兩滿籬。

肩膀壓得紅腫腫，

這個工作真惱火！

急急忙忙往前走。（扁担忽斷）

唉喲，一根扁担成兩節！

見鬼見鬼！人背時又遇上了鬼扯
腿，担子挑不起，天又快黑了，
還要斷了根扁担！（焦急地）怎
麼辦！（想）有了，找一個老百
姓家借一根，不，最多出幾個錢
買一根不就成了。（向內喊）
喂，有人沒有？

玉娥：（內聲）哪個喊什麼？

張少三：和你家買東西！

玉娥：（內聲）我家東西買夠了，不買

呀！

張少三：不是的，我和你家買東西啊！

玉娥：①你這個人真奇怪，我家不開鋪
子，要買東西到合作社去嘛。（

見張少三）啊，是你呀，不買，
不買。

張少三：小姑娘，你听呀！

（我挑起担子急忙跑，

不料扁担挑斷了，

今天還要回長鋪，

買根扁担把担挑。

玉娥：你的扁担斷了，要我賣根給你是

不是？

張少三：正是。

玉娥：沒有。

張少三：小姑娘，你看時間又快黑了，我

還要趕十多里路程。沒有扁担，

這担貨怎麼得了！小姑娘，請你

幫個忙。

玉娥：你也曉得要人幫忙？

張少三：唉，今早上那樁事，請你莫記在

心上。這——這一担貨，是合作

社的，也就是國家的財產，若是

挑不回去，受了損失，那就是國

家的損失。小姑娘，你受過教育，一定懂得五愛，要愛護國家財產呀，所以請你……

玉娥：好，你莫多講了！我怕我當真是

沒受過教育的？（下）

張少三：哎呀，謝天謝地，憑我這幾句話，總算解圍了。

玉娥：（拿一根粗棍上）好，你拿去挑。

張少三：（搖頭）小姑娘，這根太壞了，要不得。請你選根好的扁担來。

玉娥：要不得？未必解放了經過這麼多教育，你還不曉得不要自私自利，只顧自己選好的，壞的留把哪個？

張少三：（旁白）哎呀，這個妹子記性倒不錯，如今拿我講過的話來打我的嘴巴了！沒辦法，只有挨！（對玉娥）小姑娘，对不起，這根棍子太粗、太毛了，會把衣服都

掛爛，請你換一根！

玉娥：真是囉嗦，好，就再找一根來！

你要記住：我這個不是做生意的比你這個做生意的還是耐煩一點。（下）

張少三：這個鬼妹子，嘴巴真厲害！

玉娥：（拿一根長禾桿上）這總要得了？

張少三：哎唷，這更不行呀，我告訴你，是挑担子的扁担，這麼長，這麼粗。（用手比劃）知道不？唉，（指禾桿）這樣長，我又不是和你借拾喪棍。

玉娥：你這個人真是囉囉嗦嗦，不得清白，粗又粗了，長又長了，我腿跑酸了，口講乾了，真難得合你的意！幹部老爺，你這個務我真服不起！

張少三：話講清楚點！你這個小鬼明明是故意同我為難嘛！